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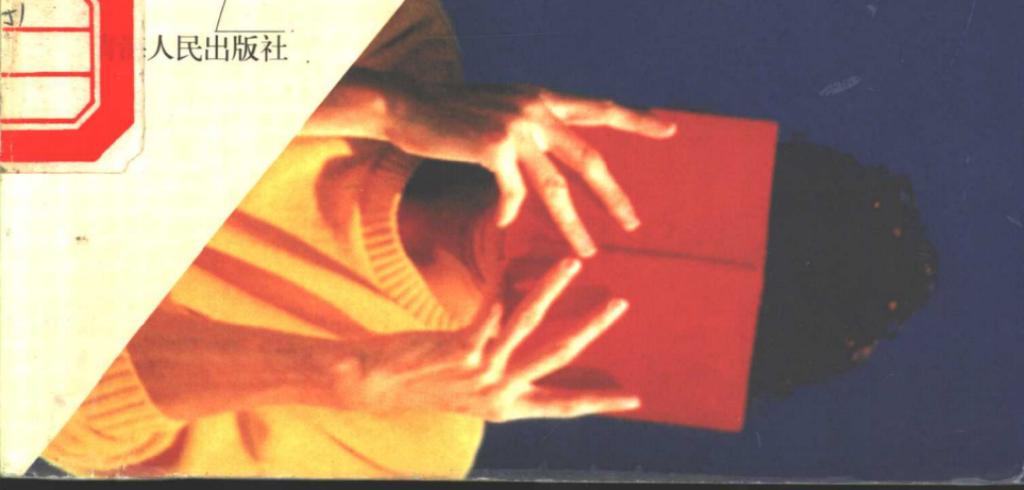
天书

41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

人民出版社



I247.55-51

1
=41

21357

天书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

41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④

出版发行：青海人民出版社（西宁市同仁路10号）

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

印刷：青海省社科院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毫米 1/32

印张：530

字数：8500 千

版次：1998年4月第一版 1998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

书号：ISBN7—225—01488—9/I·342

定价：584.00 元（全73册） 每册8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（书中如有缺页、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）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1 钻石花 | 38 连锁 |
| 2 地底奇人 | 39 愿望猴神 |
| 3 卫斯理与白素 | 40 迷藏 |
| 4 妖火 | 41 天书 |
| 5 真菌之毁灭 | 42 玩具 |
| 6 蓝血人 | 43 寻梦 |
| 7 回归悲剧 | 44 后备 |
| 8 蜂云 | 45 第二种人 |
| 9 奇门 | 46 盗墓 |
| 10 透明光 | 47 搜灵 |
| 11 真空密室之迷 | 48 茫点 |
| 12 沉船 | 49 神仙 |
| 13 地心烘炉 | 50 追龙 |
| 14 地图 | 51 洞天 |
| 15 不死药 | 52 活俑 |
| 16 规律 | 53 犀照 |
| 17 支离人 | 54 命运 |
| 18 贝壳 | 55 异宝 |
| 19 仙境 | 56 天人 |
| 20 访客 | 57 迷路 |
| 21 盾惑 | 58 血咒 |
| 22 狐变 | 59 海异 |
| 23 老猫 | 60 宝狐 |
| 24 尸变 | 61 灵椅 |
| 25 笔友 | 62 奇缘 |
| 26 大厦 | 63 精怪 |
| 27 古声 | 64 鬼钟 |
| 28 换头记 | 65 妖偶 |
| 29 原子空间 | 66 魔像 |
| 30 红月亮 | 67 亚洲之鹰 |
| 31 鬼子 | 68 异军 |
| 32 新年 | 69 心变 |
| 33 魔磁 | 70 通神 |
| 34 影子 | 71 三千年死人 |
| 35 头发 | 72 泥沼火人 |
| 36 眼睛 | 73 鱼人 |
| 37 木炭 | |
- 2023.06.8

第一部：无价之宝求售

还记得一个名字叫姬娜的可爱墨西哥小女孩吗？

只怕不记得了，连我自己也几乎忘记了。

姬娜，是我多年之前，一件奇事中遇到的一个小女孩。那件奇怪的事情的始末，记在名为“奇门”的故事中。那件事的整个过程，是一个在宇宙飞行中迷失了的飞行员悲惨故事，那个飞行员叫米伦太太。

米伦太太留下了一些东西，其中有一枚红宝石戒指，那是一块美得令人惊心动魄的红宝石，我得到了这枚红宝石戒指之后，就送给了那个叫姬娜的小女孩，当时，她不过十岁左右。

其后，各种各样的经历，使我忘记了这件事，姬娜回到墨西哥之后，曾经写过信给我，后来，音讯也断绝了。

如今记述的这件事，我名之为“天书”，整件事，从那枚红宝石戒指开始。

我和白素自欧洲回来之后，书桌上有一大堆信件，当然要逐封拆开来看，我先拣重要的，例如电报：没有重要的事，不会打电报。

我看了几封电报，其中有一封，甚令我莫名其妙，电报来自荷兰的阿姆斯特丹，发报人是一个叫连伦的人，电报的内容如下：我们恳切地期待阁下的答复，但不知为何，一直未有阁下的消息。请尽速与我们联络。

我看了看电报的日期，是我回家前两天。

这封电报，可以说是莫名其妙之极，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，也不知道他为甚么要和我联络，所以我看完了电报之后，只好随手将之搁在一边。

直到第二天，我在整理信件之时，才又发现了这位连伦先生的一封信，看完了这封信，我立即拿起电话，要接线生接通荷兰的长途电话。

连伦先生写了信给我，因为没有回，所以才拍电报来询问究竟。我先看了那封电报，自然莫名其妙，但等到我看完了信之后，就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了。

以下，是连伦先生的那封信的内容：

“卫斯理先生：冒昧写信给你，请你原谅。本人是荷兰阿姆斯特丹极峰珠宝钻石公司的负责人，本公司和本人如今面临一个难题，希望阁下能协助解决。

“昨天，一位美丽高贵的女士，她自称来自墨西哥，姓名是姬娜·基度。想出售她拥有的一块重量达七克拉的极品红宝石。老实说，我本人和我所负责的公司，一贯买卖极品珠宝，如果阁下对世界珠宝市场有认识，应该知道敝公司在珠宝市场中的地位。但是，我们也被基度小姐所带来的那块红宝石所震惊。

“毫无疑问，这是稀世之宝！像这样品质的红宝石，不可能在历史上没有记录。比它次许多级的红宝石，自从一开采出来之后，就有着各种各样的记录。但这块极品红宝石，却完全没有来历可稽。

“当然，我们绝不怀疑基度小姐是这块红宝石的主人，但是我们在收购这块宝石之前，我们想要知道这块红宝石

的来历。基度小姐宣称，阁下知道这块红宝石来历。

“由于阁下在珠宝世界之中并非闲人，所以我们本来很难接受基度小姐的推荐，但我们在基度小姐的坚持之下，通过国际警方，得到了有关阁下良好信誉的保证，所以，我们想请阁下对这块红宝石的来历，下一个断言，以使我们和基度小姐的交易，得以完成。

“再者，基度小姐是阁下的朋友，本公司深以能获得这样的稀世奇珍为荣，而看基度小姐的情形，她似乎也急于求售，以换取一笔庞大的现金，想来阁下必然乐于见到基度小姐的愿望得以实现，请阁下尽快与本人联络，顺致谢意。”

看完了这封信，在等待长途电话之外，我思潮翻涌，想起了多年前的事情来。

姬娜现在应该有多少岁了？二十三？二十四？当然她已经成年。而那块红宝石，当时我送给了姬娜，想她永远保存，如今她拿去求售，当然是她遇到了困难，我不相信她对那么美丽的红宝石，会忽然厌倦了，不喜欢了。事实上，事隔那么多年，那红宝石给我的印象，仍然极其深刻，那种透明的血红，那种夺魄的光芒，毫无疑问，这是世界上最好的一块红宝石！

能够收购这样稀世奇珍，当然一定是在国际珠宝市场中极有地位的珠宝公司。而珠宝公司在付出巨款之前，希望弄清楚宝物的来历，是很正常的要求，他们当然有权要求卖主，清楚地说明宝石的来路。

可是，我该怎么向这位珠宝商连伦解释呢？难道我告

诉他实话，说这块红宝石，是来自一位叫米伦太太的金发美女，而这位美女，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从地球起飞，去作伟大的探索宇宙的飞行，而结果，由于不可知的因素，而回到了我们的年代中来，郁郁十年，终于死在大海之中？

我当然不能这样讲，因为就算我讲的每一个字都是实话，一个脚踏实地的成功商人，决不会相信我所讲的话。

我已经想好了几个谎言，准备骗连伦先生，例如，这块红宝石，是来自一个印度土王的宝藏等等。但是，这是次要问题，问题是我想知道，姬娜究竟是为了甚么，要放弃那枚如此可爱的红宝石戒指。在她如今这样的年龄，正应该是对珠宝最狂热的时候。

其次，我自己也想要这枚红宝石戒指，我不知道连伦先生出价若干，如果我可以负担的话，我愿意将它买下来，因为那实在是美丽得不可言喻的稀世奇珍！

在我思潮起伏之间，电话铃响了起来。我拿起了电话，接线生道：“电话接通了，请讲话！”

我等了一会，就听到了一个有十分浓重鼻音的男子声音道：“我是极峰珠宝公司的连伦。”

我忙道：“连伦先生，我是你要我解决难题的卫斯理！”

连伦“啊”地一声，说道：“太好了！”

我道：“连伦先生，那颗红宝石的来历，决不成问题，我想知道基度小姐现在在哪里？”

连伦道：“基度小姐受本公司的招待，住在酒店，等候你的消息。我想知道这颗红宝石的上一任拥有者是谁，以及它更早的拥有者，和它开采、琢磨的记录。”

我答非所问：“请问，基度小姐在哪一家酒店之中？多少号房间，我要和她联络。”

连伦犹豫了片刻：“为了甚么？”

我道：“在她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，我已经认识她了，我想再见她。”

连伦呆了片刻，才道：“基度小姐说，这枚红宝石，是阁下在她十岁那年送给她的？”

我心中苦笑了一下，原来姬娜为了出售这枚戒指，已经对连伦说了不少，可能连戒指原来是米伦太太的，都告诉他了！

我听到对方这样问，只好答道：“是的。”

连伦又呆了半晌，才道：“先生，我不认为你对珠宝毫无认识，这样名贵的宝石，送给一个十岁的小女孩，这——这——似乎——似乎——”

他迟疑着没有说下去，显然是认为这种事太不合情理，我心中不禁有点怒意：“你可以作一百种不同的想法，但是，这枚戒指，的确是我送给她的。老实说，我不知你们出价多少！我要和她直接联络，我原意将这块红宝石买回来！”

连伦发了急，连声道：“不！不！先生，红宝石是我们的，基度小姐已经预支了一笔钱，红宝石肯定是我们的，我们只不过——”

我打断了他的话头，冷笑了一下：“你怕甚么？怕那是贼赃？”

连伦连忙道：“不！不！绝对不，请你别见怪，我可以知道，米伦太太是谁？”我们查遍了拥有名贵珠宝的名人录，

可是查不到米伦太太！”

我越听越是怒气上冲，大声道：“我劝你，如果要这颗红宝石的话，赶快买下来。我敢断定，你出的价钱，最多不过是真正价值的十分之一！至于这颗红宝石的来历，讲给你听，你也不会相信！”

我刚对着电话在吼叫之际，白素推开书房门，走了进来，向我作了一个询问的神色，我向她无可奈何地笑了一笑。电话那边，连伦连声说道：“是！是！那可能是来自东方某一个神秘的宝藏——”

我道：“随便你怎么想，现在，你可以将基度小姐的住址告诉我了么？”

连伦犹豫了一下：“好，我告诉你。”

他给了我酒店的名称和房间的号码，我记了下来，连伦又道：“无论如何，我本人以及我们的公司都很感谢你，这颗红宝石实在太美丽了，我们出的价钱也不低，先生，一百万英镑。当然，这颗宝石如果拿出来拍卖，究竟可以卖多少钱，谁也不敢预料！”

我笑了笑：“请别介意，我刚才的意思是，这颗红宝石，是真正的无价之宝，任何数字的金钱，都难以衡量！”

连伦道：“是的！是的！你说得对！”

我和连伦的通话，到此结束，白素走了进来，我道：“还记得那个叫姬娜的小女孩？”

白素道：“记得，怎么？她要出售那枚戒指？”

我道：“看来是这样，我要问她，为甚么要卖掉它呢，我实在不希望这枚戒指落入珠宝商手中！”

白素作了一个无可奈何的神情，我又拿起了电话，再要接线生接荷兰的长途电话。

十分钟之后，电话铃响了起来，但是我却没有听到姬娜的声音，仍然是接线生：“先生，酒店方面说，姬娜·基度小姐，已经在一小时之前退了房，离开了酒店，对不起！”

我呆了一下，说了声多谢，就放下了电话。

姬娜已经退掉了酒店的房间，我绝不认为那是有了甚么意外，可能是由于连伦等我的回音等不到，已经决定向她购买这颗红宝石，那么，姬娜取到了钱，自然就离开了！不过连伦似乎十分可恶，他刚才和我通话，还一点口风都不肯透露。

我想，姬娜知道我急于和她联络，连伦一定会和她谈起，她会主动来找我，那倒不必心急。

事情，似乎已经告一段落了，当天，我和白素讨论了不少有关那枚红宝石戒指的事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还在床上，就被电话吵醒，拿起电话来，是荷兰的长途电话。我以为，那一定是姬娜打来的电话了。

谁知道我等了一会，又听到了连伦有浓重鼻音的语声。他好像十分愤怒，以致鼻音听来更重。他一听到我的声音，就大声道：“先生，我不知道你对基度小姐讲了一些甚么。”

我呆了一呆：“我甚么也没有和她讲！昨天，我和你通话之后，立即打电话到酒店去找她，可是酒店方面，说她在一小时之前，已经退了房！”

连伦怪叫道：“见鬼！”

我十分恼怒：“见鬼是甚么意思？酒店方面应该有长途电话的记录，你可以去查一查！”

连伦喘着气：“对不起，我并不是说你，我是说，基度小姐离开酒店，并没有通知我，当我决定向她购买那块红宝石的时候，已经找不到她了！”

我呆了一呆：“找不到她？她没有将红宝石留在你们处？”

连伦道：“没有，我劝她将宝石留下，可是她不肯，我已经通知了警方，你知道，先生，一个女人，带着价值如此高的宝石，可以发生任何意外！”

我也感到事情不寻常，一时之间，不知说甚么才好，连伦又道：“基度小姐预支了的那笔钱——”

我大声道：“她预支了多少，由我来还！重要的，是尽一切可能，找到她的下落！有了她的任何消息，立即与我联络，电话费由我支付！”

连伦答应。我和他的第二次通话，就是这样。

当我坐在床上发愣，白素拿着早报走了进来，我道：“姬娜失踪了！”

白素呆了一呆，我将连伦的电话对她说了一遍。白素道：“不知道姬娜最近的生活怎么样？我们也不知道她为了甚么要出售那枚戒指，一切的猜测，全没有用！你要知道，那么多年，她不再是你当年认识的那个小孩子！”

我叹了一声：“你说得对，我看只有等连伦进一步的消息，看来，他比我要着急。”

等到晚上，连伦的消息来了。

连伦在长途电话中告诉我：“警方一直找不到基度小姐，也没有她出境的记录，她离开了酒店之后，就再也没有人见过她。警方的高层人员说，阁下对于疑难的案件有丰富的经验，如果你能够来，找到基度小姐的希望就大得多。”

我苦笑了一下：“我才从欧洲回来，请问，基度小姐可曾向你透露过她为甚么要出售宝石？”

连伦像是因为我的问题太怪，所以呆了一呆，才道：“为甚么？当然是为了钱！”

我没有再问甚么，因为我也想不出除了钱之外，姬娜还有甚么原因要出售那枚可爱的戒指。

我道：“请荷兰警方继续努力，如果明天这时候，仍然没有消息，我会考虑来。”

连伦唉声叹气，挂上了电话。她的心情，倒很容易明白，一个珠宝商，在见到了这样美丽的宝石之后，忽然失去机会，心里自然难过。连伦所关心的，只是那枚红宝石，决不是姬娜！

接下来的一天，我有点心神恍惚，白素看出我的心意：“又要出门了！”

我苦笑了一下：“事情本来很平常，可是忽然之间姬娜不见了，这不是很怪么？”

白素摊了摊手：“看起来仍然像是普通的失踪，不像可以发掘出甚么奇特的事情来。”

我道：“那也很难说，那颗红宝石的来历如此奇特，如今又自它开始而发生了事，实在有必要去深查一下！”

白素点头道：“我不反对！”

我道：“等等连伦的消息再说。”

连伦的消息又来了。他的电话比我预期的来得早；“没有基度小姐的消息，先生，一位祖斯基警官，想和你讲几句话。”

我等了一会，一个声音传了过来：“我是祖斯基，我曾在巴黎国际警察总部服务过，见过你几次，只怕你不记得我了！”

我只好直认：“对不起，没有甚么特别的印象。基度小姐失踪的事，是不是有特别疑难？”

祖斯基道：“是的，第一，她带着价值极高的珍宝——”

我立时打断他的话头：“因为身怀巨宝而失踪，还只是普通的案件，我的意思是，是不是有甚么特别的地方，非要我来不可的？”

祖斯基吸了一口气，在电话中，可以清楚地听到他长长的吸气声。他道：“有！”

他在说了一个“有”字之后，又停了半晌，我心急，忍不住催道：“是甚么，请快说！”

祖斯基说道：“有，在她退掉酒店的房间之前，她曾经出去过一次，拿着一本包好了的书，向酒店柜台的职员要邮票去投寄。”

我道：“警官，你的话有问题了，既然是包好了的，谁能肯定那是一本书？”

祖斯基忙道：“柜台职员说的，他说那形状、大小，是

一本书，或者，是一叠纸，总之是相类的物件。酒店没有邮票供应，她就问了邮局的地址，走出去，在半小时之后又回来。”

我忙问道：“她投寄的东西，寄到哪里？”

祖斯基道：“不知道，她并没有寄挂号，可能只是投入邮筒，邮局当普通的邮件处理，不可能有记录。”

我想了一想：“那也不能说明甚么！”

祖斯基道：“是的，可是一个女侍——”

我不禁有点冒火，说道：“警官，你说话别一截一截！”

祖斯基忙道：“对不起，请原谅，实在是事情发生得很乱，所以我才不能一件一件告诉你！”

我有点啼笑皆非：“好吧，算我刚才没提过抗议，请继续下去。”

祖斯基这才又道：“酒店的一个女侍，曾经看到基度小姐在包那个邮包，据她说，包的好像是一本书。”

我叹了一声，道：“警官，是一本书，就是一本书，甚么叫作‘好像是一本书’？”

祖斯基也无可奈何地笑了一下：“情形是这样，那是一本书——一本书的原稿。那女侍说，她看到的是一厚叠纸，纸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，那好像是一本书，她看到的情形，就是这样。”

我听到这里，才松了一口气，总算弄明白了姬娜在失踪之前寄出的是甚么东西。那是一包稿件，也可能是一包文件，总而言之，是一厚叠写满了字的纸，当然，也可以称之为一本书。

我道：“我明白了，不论她寄出的是甚么，那和她的失踪有关系？”

祖斯基道：“我无法知道，因为我没有看到过这本书的内容，而且，也不知道她寄给了甚么人。”

我道：“那就将这件事暂且搁在一旁，别把它当作是主要的线索。另外可还有甚么值得注意之处？”

祖斯基的声音听来像是很抱歉：“暂时没有，或许你来了之后，会有进一步的发现？”

我苦笑道：“我不明白何以你们一定坚持要我来。我看不出对事件会有甚么帮助！”

祖斯基沉默了片刻，虽然我只是在和他通长途电话，可是我也可以料到他那种犹豫的神色。他显然无法立即回答我这个问题，可是他短暂的不出声，却又表示他还是坚持要我去。

这种情形使我感到一点：是不是另外有甚么隐秘，连伦和祖斯基不肯在电话中告诉我呢？我正想这样问他之际，祖斯基已结束了沉默：“总之，如果你肯来的话，事情一定会有帮助！”

他这种说法，使我心中的疑云更甚，我道：“好的，我来。”我答应了之后，又补充了一句：“可是你们别将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！”

我这样的补充，自然有理由。虽然我认识姬娜，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虽然那枚红宝石戒指是我送给姬娜的，但我也不是宝石的真正主人，宝石的真正主人，是那位神秘的米伦太太。在这样的情形下，就算我去了，对姬娜的

失踪，能不能有帮助，只有天晓得。

可是，祖斯基一听到我肯去，他的高兴，出乎意想之外，他先发出了一下欢呼声，接着，又像是发觉自己太忘形了一样，欢呼声陡地停止，可是又禁不住连声道：“太好了！太好了！”

我并不是一个感觉迟钝的人，我已经感到，祖斯基的态度，十分不正常。作为一个处理姬娜失踪案的警官而言，似乎没有理由听到一个对案子其实不相干的人肯去和他会面，就高兴成这样子。

可是尽管我有了这样的感觉，我再也想不到此后事态的发展会如此出人意料之外！

当然，日后的事，谁也没有法子预料！

我放下了电话，正在呆想着，白素已来到了我的身前，我道：“荷兰警方坚持要我去一次，我看——”

白素笑了起来：“不必向我解释，去好了。我看这次旅行，一定是你所有的旅行中最乏味的一次！”

我摊了摊手，我也绝不认为整个事有甚么怪异之处，只不过是姬娜忽然失了踪而已。

第二天，我就上了飞机，旅途中并没有甚么可以记述的，我只是在起飞之前，又和连伦通了一个电话，连伦说他和祖斯基，会在机场接我。

等到我到了目的地，走出机场，就看到一个金发美男子，高举着写着我名字的纸牌，在他的身边，站着一个半秃的胖中年男子。我迳自向他们走了过去，那秃顶中年男子一开口，那浓重的鼻音，就使我知道了他是连伦先生。我